

嘉祐六年司馬公以脩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乞立宗
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為宰相韓公言其詣韓公攝
饗明堂殿中待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
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曾同為直講又聞近日曾聞其
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公不相往來不知言何
事此一頃温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
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
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
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况之等論蔡新州而御
史東坡以下皆以無章疏罷熙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
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者合為一府居
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祭祠行事與監祭御史
不相見云

執政四八頭

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
中丞進拜俗呼為四八頭自有蓋歷四職而不用如張
文定公諱仁英朝至神宗初始用王宣徽之類者趙清獻公自成都
召還知諫院大臣言故事近至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
省府諫三司使開封府不為諫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嚴如此
至若以權侍郎方受告即為參樞如施鞞鄭仲熊者蓋

秦檜所用云

無望之禍

自古無望之禍玉石俱焚者釋氏謂之劫數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賴丙吉得生隋煬帝令嵩山道士潘誕合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誕其後方士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討海內李姓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不斷草莽而二說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風言女武當王已在

宮中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淳風諫而止以太宗之賢尚如此豈不云幸不幸哉

燕說

黃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經用燕說東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未泐瀾九縣大意指王氏新經學也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初國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玉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故有此

句

折檻行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寧
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為諫乎而設
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為直臣
錢仲伸云朝有關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
是武后朝人璟為相時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
群公間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為明
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為不可曉

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劍斷張禹首上大怒曰罪死不
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御史遂將雲去辛慶忌叩
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
而鞫之報與集同謂補合之以旌直臣劉聰為劉后起皇儀殿陳
元達諫聰怒命將出斬之時在道逢園李中堂元達先
鑽書而入即以鑽繞堂下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聞
之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
困為納賢園堂為媿賢堂兩人之事甚相類雲之免於
死而慶忌即時爭救之故差易為力若元達之命在須
臾間聰之急暴且威怒何暇延留數刻而容劉氏得以

草疏手脫使就刳其首或令武士擊殺亦可何恃於饋
膏哉是爲可疑也成帝不易權以旌雲直而不能命以
一官乃不若耽之待元達也至冷宮殿正中一間橫檻
獨不施欄楯謂之析檻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今略
紀其數語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
以報昊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
應厭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如此之類非一

栽松詩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然澗底
色雲濕烟霏霏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
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圃於鄉里
乾道己丑歲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楸松數
十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爲固不能
保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勢偶聞
白公集感而書之

烏鵲鳴

北人以烏聲爲喜鵲聲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
則唾而逐之至於弦弩挾彈擊使遠去北齊書奚永落

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樹問子信曰鵲言不善
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
且云勅喚永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答
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曰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止
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
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然則鵲言固不善而
烏亦能報喜也又有和元微之大背烏一篇云老巫生
姦計與烏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一
出喜賀主人翁此鳥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
下可宜田農案微之所賦云巫言此鳥至財產日豐
宜主人一心或誘引不知疲轉見烏來集自言家轉寧
專聽烏喜怒信受若長離今之鳥則然也世有轉陰陽
屬雅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鳥之鳴先數其聲
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爲乙
聲以十千數之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不專於一說
也

容齋續筆卷第四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彊李氏政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詔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於乘輿三駕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正叛漢遣其客朱元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時請兵復諸州即取舒和後以恃功偃蹇唐將奪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方執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竟斬于市耶廷謂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南恐爲唐所種

接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則知周師所以久者其
法度猶存尚能制將帥死命故也紹興之季虜騎犯淮
踰月之間十四郡悉陷予親見沿淮諸郡守盡掃府庫
儲積分寓京口云預被旨許令移治是乃平時無虞則
受極邊之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寇退則反了無分毫
結於吏議豈復肯以固守爲心也哉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威武之
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
歲國隨以已固天方授

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群臣職
事小有不舉往往賞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
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政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
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
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駟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
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
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
族誅二十四家其它可以類推矣

太祖實錄竇儀傳有此事史臣但歸咎於儀云

竇正固

竇正固漢隱帝相也 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
用此官在中書乃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
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然寧初富韓公爲相
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專
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
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乃知
君子失勢之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輩固
不乏也

鄭權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

率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
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
效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
求爲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
爲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
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息地廷老以右拾
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貪邪
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邪

黨錮牽連之賢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以百數海內塗炭其名迹

章章者並載于史而一時牽連獲罪甘心以受刑誅皆
節義之士而位行不顯僅能附見者甚多李膺死門生
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之子爲膺門徒未有錄牒
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遭子師之豈可以漏籍
苟安遂自表免歸高城人已肅被收自載詣縣縣令欲
解印綬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羌詔下急捕督郵吳
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滂自詣獄縣令郭楫
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
累君張儉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
重誅者以十數復流轉東萊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
兵到門篤謂曰張儉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
欽撫篤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歎
息而去儉得免後數年上檄長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
族非經常之法由是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此數君子
之賢如是東漢尚名節斯其驗與

漢代文書式

漢代文書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國有漢官典儀漢舊
儀等所載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見者爲明白史晨祠孔
廟碑前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史晨
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奉云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副書
太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樊毅復華下民祖碑前
後輿此同無極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
子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末云臣耽愚慙頓首頓
首上尚書制曰可大尚請為承書從事某月十七日丁
丑尚書令忠奏雒陽宮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
丁丑尚書令忠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
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廟碑前云司徒臣雄司
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雄臣戒愚慙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

日壬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
司徒雄司空戒下魯榭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
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
之司徒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
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國郡國上公府三式始
末詳脩文惠公隸釋有之無極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
陽宮是日下太常孔廟事以壬寅日奏雒陽宮亦以是
日下魯相又以見漢世文書之不滯留也

資治通鑑

司馬公脩資治通鑑碎訖亭得為官屬嘗以手帖論續

採之要大或欲如左傳叙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
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
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
此書用以爲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
正以春秋定公爲例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爲其元年然
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
定雖未立自當追書兼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
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俾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爲
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
爲唐高祖蓋凡法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

時事明皇後卷之目皆爲肅宗至德元年一卷之集
方書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
乃是德宗也神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成以爲明宗而
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
三年便標爲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爲
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
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
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鄰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
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宗宣都文成王穆觀鎮
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

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
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
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
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
宮八月己亥如獮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此行
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弱小不量力

楚莊王伐蕭蕭人囚熊相瓦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
退蕭人殺之王怒遂滅蕭楚伐莒莒人囚楚宮子平楚
人曰勿殺吾歸而得莒人殺之楚帥圍莒莒潰遂入鄆
齊侯伐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
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
齊遂取龍夫以齊楚之大而首一小國蕭一附庸龍一
邊邑方受攻之際去能囚執其人強敵許以勿殺而退
師乃不度德量力致怨於彼至於亡滅可謂失計傳稱
子產善相小國使當此時必有以處之矣

田橫呂布

田橫既敗竄居海陽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
小者乃侯耳橫遂與二客詣雒陽將至謂客曰橫始與
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

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即自劉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為椎村韓退之道出其墓下為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也呂布為曹操所縛將死之際乃活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殺之布之材未必在橫下而欲忍耻事讎故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蓋笑之也劉守光以燕敗為晉王所擒既知不免猶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此又庸奴下才無足責者

中山宜陽

戰國事雜出於諸書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坐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克而趙世家書武靈王以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其地銳欲報之至於變胡服習騎射累年乃與齊燕共滅之遷其王於膚施此去魏文侯時已百年中山不應既亡而復存且膚施屬上郡本魏地為秦所取非趙可得而置他人誠不可曉惟樂毅傳云魏取中山後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

徐廣曰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此亦不然宜陽
韓為大縣顯王三十四年秦伐韓拔之故屈宜曰云前
年秦拔宜陽正是昭侯時歷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
拔宜陽相去幾三十年得非韓嘗失此邑既而復取之
乎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
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史記褚先生
於日者傳後云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
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
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問有之相牛者殆絕所
謂雞狗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
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卜筮不同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從之說禮記卜
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以為瀆
筮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言公
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
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大卜
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

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刑曆卜諸家自古蓋不同矣唐呂才作廣濟陰陽百忌歷世多用之近又有三曆會同集蒐羅詳盡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日者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君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列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置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恠矣

柳子厚黨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其辭諉而

柳獨不然其答許孟云嘗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禮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詆訶萬狀盡為敵讎及為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聖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訂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即位時有寒儒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呂溫李景儉柳宗元以為信然三子皆與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其所施為人不可為當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官掖事祕功歸貴臣於是叔文貶死韓退之於兩人為執友至脩順宗實錄直書其事云叔父密結有當時功名欲愧倖而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蹤跡詭祕既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未聽外事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不能以少蔽也

漢武心術

史記龜策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
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
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
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耆龜時日亦有力於此
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當溢貴寵
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眊睡
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
僚傷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漢書音
義以為史遷沒後十篇闕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
補闕言辭鄙陋曰者龜策列傳在焉故後人頗薄其書
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則是史遷撰武帝其載巫蠱之
寃如是今之論議者略不及之賢治通鑑亦集不取使
丘子明之惡不復著見此由武帝博采異端馴致斯禍
儻心術趨於正當不如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稱

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
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政
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齋天君王上帝上聖皇等為名字於
是毛友龍但名友葉天特但名將樂天作但名作句龍
如淵但名句如淵衛上達賜名仲達尊君仲政為師仲

方天任爲大任方天若爲元若俞聖求爲應求周綱守
君舉政曰元舉程振字伯玉政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
政曰伯禹張讀字聖行政曰彥行蓋蔡京當國邊絕史
學故無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詔以昨臣僚建
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聖及主字者悉禁旣非
上帝名諱又無經據詔依不根貽譏後世罷之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濫之敝大
略云自去歲七月至今年三月遷官論賞者五十餘人
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左房推恩者八十四人

兗州陞爲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
入仕才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朝奉大夫至朝
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
十九員脩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小使
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
張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法然此詔以
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而陞誅討之功太師奉
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
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容齋續筆卷第四

不事財帛取在饒啜歸將因海例在書與二九官知

[Dark, heavily obscured text blo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五筆

六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丙子

容齋續筆卷第五十三則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於五季為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為萬世所磨
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代之惡浮於桀紂哉蓋秦之後
即為漢隋之後即為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
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證是以其事暴白於方來彌
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哀舉之張耳曰秦為亂政雪
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
頭會箕斂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張良曰秦為無道
故沛公得入關為天下除殘去賊陸賈曰秦任刑法不

容齋續筆卷第五十三則

變卒滅嬴氏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張釋之
曰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
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賈山借秦爲喻曰爲宮室之
麗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爲馳道之麗後世不
得邪徑而託足爲葬殖之麗後世不得蓬顆而託葬以
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
求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天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
纔數月耳而宗廟滅絕賈誼曰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
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滅四維而不張君臣乖
離上下離散萬民離叛社稷爲虛又曰使趙高傳胡亥

而教之獄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草管然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讎墨錯曰秦發卒戍邊有萬死之害而亡銖
兩之報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首倡天下從之如
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讒賊民力罷盡矜奮自賢法令
煩憊刑罰暴酷親疎皆危外內咸怨絕祀亡世董仲舒
曰秦重禁文學不得挾書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
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苛簡之治自古以來未嘗
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師申商之
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賦斂亡度竭

民財力罄盜并起死者相望而姦不息淮南王安曰秦使尉屠睢攻越鑿渠通道曠日引久發適戍以備之往者莫反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吾丘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義去仁恩而任刑戮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主父偃曰秦任戰勝之威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暴兵露師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望天下始叛徐樂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嚴安曰秦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廣心逸兵禍北結

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天下大呼滅世絕紀司馬相如曰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絕伍被曰秦爲無道百姓欲爲亂者十室而五使徐福入海欲爲亂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越欲爲亂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宮欲爲亂者十室而八路溫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賈捐之曰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一世之末劉向曰始皇葬於驪山下錮三泉多殺宮人生糞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爲無道刑仲尼之迹絕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通張誹謗之

罔以爲漢殿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未
生秦奢奉終秦厚也劉歆曰煬帝高教儒士設扶言之
陸行是古之罪過術由是遂壞凡漢人之論秦惡者如
此唐高祖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孫伏伽曰隋以
惡聞其過亡天下薛收傳秦王平洛陽觀隋宮室歎曰
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奢侈收曰後主奢膏是矜死一
夫之手爲後世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
君自專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
數十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證曰煬帝信虞世基
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又曰隋唯貴不厭食或供奉不精
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
必不亡所以兵甲亟動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強不虞
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室臺榭是飾
外示威重內行險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隕匹夫
之手又曰文帝驕其諸子使至夷滅馬周曰貯積者固
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
以資寇邪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
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陳子昂曰煬帝恃
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
手宗廟爲墟楊相如曰煬帝自恃其疆不憂時政言同

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棄之吳兢曰煬帝驕
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
當時不殺後必殺之自是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
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為鼎
跨九垓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湧灼爛號呼騰
踴李珣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凡
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
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漢之武帝唐之武后

不可謂不明而巫蠱之禍羅織之獄天下塗炭后妃公
卿交臂就戮後世聞二武之名則憎惡之蔡確作詩用
郝懿山上元間事

宣仁謂以吾比武后蘇轍用武帝奢侈窮兵虛耗海內
為諫疏

哲宗謂至引漢武上方

先朝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監茲

玉川子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
矣一奴長鬚不衣裘頭一婢赤脚老無齒昨晚長須來下

扶墻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
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固不義
然必有謂而發非貪暴貨財則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貪
至於鄰僧乞米隔墻居者豈不知之若為色而動窺見
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殞命也惡少可謂枉著一
死予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余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略
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弃我
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
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想思一夜梅花
發忽到窓前疑是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亦含譏

諷乎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
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
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階為州縣官賤之至矣
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諸道職
掌皆許推恩蕃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史優伶
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
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它州止聽奏都
押牙都虞候乳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當周太祖時補

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
本朝端拱中極登朝遇郊忌始贈大理評事予八世從
祖師暢揚子漢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
檢校尚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徭正與
里長等元豐中李青臣論官制奏言國朝踵襲述代因
循之弊牙校有銀青光祿大夫階卒長開國而有食邑
豈為此也今除授蕃官猶用此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
經略司申安化三州蠻蒙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
補官勲皆三班借差二班差使悉帶銀青祭酒而等第
加勲文安公在西垣為之命詞

買馬牧馬

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
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
驛程券食廩園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
騎兵所能展奮又三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
亦為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
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
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
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
奏曰國家養馬大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

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
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
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
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
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為騎士無所施然則今雖純
用步卒亦未為失計也

杜詩用字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
我所稱當以為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略紀其句于此
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
猿
顏
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
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挂時相
學鷗行烟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蛺蝶元
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自去自来堂上燕相親相近水
中鷗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
自覺
相牽此以自字對相字也自損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
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
時自短醉舞為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水夜角

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對誰字也野人
時獨往雲水曉相參正月鶯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
容吾獨老天涯風俗病相親縱飲久判人共奔懶嘲真
與世相遠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
字獨字對相字也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
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
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
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贖者以墨蒙其體犯官者

扉扉草履也大辟者有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湯椎法
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
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
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
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
秦郡穿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恬然蓋
習熟而無所耻也羅隱諷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
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
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
常畏死則為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苟卿

謂蒙刑為治古不然亦正論也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校其平生賢否也常來為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群臣喪服來以為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廢人之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來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夜坐欺罔貶祐甫代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來右故不復評其事然揆之以理則來之言為然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欲因是擣西戎腹心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戎兵彼若來責失信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解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文宗以為然詔以城歸吐蕃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議者亦以德裕賢於僧孺咸謂牛李私憾不釋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其事然以今觀之則僧孺為得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

盜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應勝晉
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
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群盜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
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
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為亂陷數州
凡得官吏必斷齋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業亂
射備盡焚毒以償怨心抗卒陳通為逆每獲一命官亦
即斬豈非貪殘者為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
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為怒乎

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連句沈
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得競病兩字之類是
也予家有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
席群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橫映負併鏡
慶十字宴宣散堂得迓格白黑易夕擲斥拚晒十字率
舍人省得日謚一瑟畢訖攝質快實十字如此者凡數
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后妃命數

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胄而子多不
得其死惟賤妾燕姑生穆公獨繼父有國子孫蕃衍盛

之與鄭存亡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為言其故主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呂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為代太后終之承漢大業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歸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發以毋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為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嬖妾莫得進見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乃王政君也帝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為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可謂承恩有限而光華啓佑與同輩遠絕政君遂為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

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高宗皇帝再獲大業

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類薄太后

云

公為尊稱

林子厚房宮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
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
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
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
貴之則曰公范曄漢史維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
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
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
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國亦有
諸葛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
蔣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為最著也

臺城少城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為臺故稱禁城為臺城官軍為臺
軍使者為臺使卿士為臺官法令為臺格需科則曰臺
有求須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
臺城一篇今人於它處指言建康為臺城則非也晉益
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天城
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有東望少城之句今人
於它處指城都為少城則非也

容齋續筆卷第五

容齋續筆卷第六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中嘗醉登武林燈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衙之一日欲殺甫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林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案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

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述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
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
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觀及八哀詩記室
得何遜論鈴延子荆蓋以自况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
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
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
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瘖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
黃祖自比乎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為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
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
奏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嘉對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
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
其對思嘉言後以光為丞相案嘉之詭獄由光達君之
惡而嘉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
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賢協媚王
莽為漢蠹賊尚得為賢也哉

朱温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悖之人亦有不能違者劉仁恭為
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

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文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
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
其辭直為之緩攻其後還師悉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
而沉之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
其焚之為煙沉之為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
留數困倉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及其子楷自謂
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為人以其為唐鵠泉
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斥楷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瑞麥
省之不憚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何用此為道中
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為不足道於全忠
則為可書矣所謂憎而知其善也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
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
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
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
四裔豐屋珊瑚鈎騏驎織成罽紫騮隨劔几義取無虛
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
賈文為活翻令室倒縣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
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錢

馬笄白玉帶劉又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
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
碑志懸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
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
三繒何過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
德王士貞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
得貶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
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
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繒詣常貫之求銘貫
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

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
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贖獲真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
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
反得三訖不獨已而施慈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
柳玘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彦
暉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本朝
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額銘五人皆盛
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温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
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為者在翰
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

與彭器資為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為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皇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漢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為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徙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為建元案策問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優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戊為武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為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為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誦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言

有此言案許叔崇說文於速字上引虞書曰方速孱功
又曰怨匹曰速然則出於虞書今已矣以鳩孱為速孱
以耦為匹以仇為速其不同如此而孱字下所引乃曰
芻救孱功自有二說旻字下引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
旻天藝字下引虞書雉藝今皆無此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仲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
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遮逐書十數條以示
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
土為炒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備備牛乘馬夕惕若厲

為若黃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驢如天地網緼
為天地壹壺繡有衣袽為需有衣絮書晉卦為晉選為
輿良為見所引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窳三苗為窳

音三苗勿以儉人為諛人也論間在後之伺為在夏后之

調尚不忌于凶德為上不替峙乃糗糧為餼糧教習子

為教育子百工營求為負求至於屬婦為媯婦媯音婦

有疾弗豫為有疾不愈我之弗辟為不辟截截論言為

莛莛巧言又圉圉升雲半有半無源有瓜而不敢以擬

及以相陵憊維緇有稽之句昔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

詩既伯既禱為既禡既禡新臺有此為馬得諛草為安

得憲炒牆有茨為有薺棘人變樂為變江之永矣為
兼矣得此城施為醜龜伐木許許為所所儼儼侯侯為
伍伍後侯嘽嘽駱馬為疹疹赤烏几几為已已又為擊
擊音民之方駿來為方唵唵混夷駢矣為犬夷四矣陶
後陶穴為陶獲也室其會如林為其禡國步斯頻為斯
曠滌滌山川為蔽蔽論語荷蕢為荷更褻裘為結衣以
有多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源源音徐也接浙為
澆浙澆其兩切左傳在涼為恠涼芟夷為芟音夷圭寶
為圭窬澤之崔蒲為澤之目蘩葉也秉甸兩牧為中甸
一棘楸柎藉幹為楸部薦幹公羊闕然為規然規毋切
失暫見

世國語餽飯不及宜殮為餽飯不及一食如此者
甚多

周亞夫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帝天下震
動周亞夫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訖死於非罪景
帝雖未為仁君然亦非好殺卿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
忍為之切嘗原其說亞夫之為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
悍直行行者方其將屯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
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
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開壁門